

时尚是了解人心的钥匙 如何看待历朝历代的奇装异服现象

往前一步可能是时尚,懂时尚就是懂人心

古代一出现奇装异服,往往遭到诟病,但如果我们以现代的理念,去指责古人压制人性,也是武断的。祖先在那个年代,需要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,传统之所以形成,就是因为曾经帮助过祖先的生活。

第一,古代没有报纸、电视和网络,官员长什么样子,老百姓是不知道的,所以需要一些外在的标志来说明身份和级别,服装就是标志之一。

第二,古代战争频发,当外敌入侵,穿同样服装的人自然会聚集在一起,团结对敌,如果混穿,且不说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,恐怕连眼前的敌我都不清楚。

第三,古人衣着宽大,如男扮女装可能看不出性别。历史上的确发生过男扮女装,以教良家女子针线活为幌子进而性侵犯的案件。《旧唐书 李密传》也记载过效忠李密的王伯当带领数十人,穿着女性装束,藏刀袖下,诈称是军士的妻妾,混入城门后突然下手,占领了县城。

但不否认,很多服装时尚是从奇装异服开始的,时尚之初,往往会被诟病为奇装异服。明代莲花大师所著的《竹窗随笔》当中谈到了时尚一词,与现代的意义基本相通。今一衣一帽、一器一物、一字一语,种种所作所为,凡唱自一人,群起而随之,谓之时尚。时尚在形成之初,往往是一个人的事情,但这个人不小心做对了,唤醒了普遍存在的渴望,于是大众纷纷响应,成为潮流。

赵武灵王胡服骑射,改变了中国军服,在推行之前遭遇强烈反对,但是后来得到了多国的响应,引发了大面积的军服改革。袁绍戴纶巾,因为不符合官服制度而遭人非议,但没有他的这一举动,也就没有后来的羽扇纶巾、东坡巾子,中国历史不知道会因此少了多少精彩的事和精彩的人。

一种奇装异服诞生之初,的确不清楚将来会演变成什么,也许能美化生活成为流行时尚,最终被凝滞进传统,也许昙花一现之后被历史遗忘,甚至还败坏了社会风气。我们需要对所谓奇装异服有适度的包容,不然虽然败坏的危险减少了,但创新的机会也就失去了。

奇装异服的出现,是人心变化的信号,有成为时尚的可能,而一种时尚之所以存在,少不了其背后无数人的支持。所以,时尚是了解人心的钥匙,懂时尚就是懂人心。(作者系百家讲坛《中国衣裳》系列讲座主讲人)

如有违背,则视为奇服。《礼记 王制》中规定 作异服者,杀,足见奇装异服的影响日渐强大,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。第二,男女错乱的服装。阴阳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深刻的理论,凡事都会按阴阳进行分析。比如,男为阳女为阴,就是最典型、最概括、最本质的描述;男人像男人,女人像女人,才是正确和谐的状态。因此,女扮男装或者男扮女装,除了特殊情境,都会被视为奇装异服。虽然这样的装扮不是杀头的罪过,但社会的态度普遍是否定的。

第三,引发灾难的服装。五行与阴阳一样,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,同样具有解释一切的功能。在五行当中,木是大地的外观,所以与人的服装对应。汉代文献《洪范五行志》中说: 貌之不恭,是为不肃,厥咎狂,厥罚常雨,厥极恶,时则有服妖。意思是,帝王如果态度不恭敬,外表不端庄,就犯了狂妄的罪过,将会受到大雨连绵的惩罚,后果会很严重,社会上就会有奇装异服等问题出现。服妖,既可指奇装异服的别称,也可指其背后的神秘力量。

特立独行的魏晋风度

虽然奇装异服每个朝代都有,但整个时代都引为典型特征的,当数魏晋。魏晋是从曹操家族开始的,他们的装束也算是魏晋风度的开篇。在《曹瞒传》中,曹操是这样一种形象: 被服轻绌,身自佩小囊囊,以盛手巾细物。曹操身披轻纱,带着个荷包,里面装着手帕和细软。很难想象一代枭雄曹操,居然有如此细腻的一面。

有这样的父亲,接下来就有了这样的儿子。《三国志 魏略》中这样描写曹植: 时天暑热,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洗,傅粉。曹植为了接待客人,令侍从取水过来洗澡,敷粉,粉面出镜。有这样的儿子,接下来就有了这样的孙子。《晋

书 志第十七章》: 魏明帝著绣帽,披练半袖,常以见直臣杨阜,谏曰: 此礼何法服邪! 默然。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芳,戴着织绣的帽子,披着淡青色薄绸半臂,以这样的装束接见大臣杨阜。杨阜直直,当面提了意见: 这是依照什么礼法的服装呀! 魏明帝默然无语。

除了皇族,文人雅士也是引领潮流的力量。竹林七贤 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物,这群人似乎不屑于参与政治,服装也表现出挑战常规的怪异。他们当中有人袒胸露臂,有人头簪鲜花,也有人散发赤足,这种 粗服乱头 即使在现代恐怕也很难被普遍接受,在当时更是惊世骇俗。然而不管遭到多少人的唾骂,他们依然如此逍遥,全然不把正统思想张扬的礼俗放在眼里。

有人说魏晋人物是垮掉的一代,有人说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锋,不管如何评价,这种现象的形成一定有相应的历史背景。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混乱时期。作为个体的人安全感极低,可以说无论什么都只是短暂的存在,没有长久的意义。既然没有长久打算,眼前的舒适就变得尤为重要。所以人们不想再受礼制约束去穿衣戴帽,服装自然会变得随心所欲。

在这种局面下,为了摆脱生命的苦难,一定会有人做超越现实的思考,玄学便应运而生。魏晋名士崇尚清谈,追求玄妙境界,讲究的穿着反而会对纯真的境界造成干扰。外在越不作修饰,内在的深刻越容易彰显,返璞才能归真。

当然,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都有能力追求玄学境界,人类对自身美的关注是一种本能。此前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,人本身要让位于天地并接受礼教约束。到了三国,人们对自身美的追求逐渐得到放大,进入魏晋则到了热情迸发的时代。妆容服饰受到极大的重视,涂脂抹粉,服装华美,很多男人把自己变得细皮嫩肉,皮肤吹弹可破。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妆容服饰,

堪称一个 媚 字。

宋朝开始,服妖 的故事越来越多

魏晋时期奇装异服的故事虽然多,但人们并没有将其归结为服妖。而从宋朝开始,出现重大社会问题,经常会把服妖作为一种说辞。给宋人心中留下难以治愈的伤痛的清康之耻,就被认为和服妖有关。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说到 在靖康初年,京城里的女人流行穿一种服装,首饰和花纹体现四季,桃花、荷花、菊花、梅花等各色生香,构成了一年的风景,名为 一年景。陆游写道: 而靖康纪元,果止一年,盖服妖也。意思是,一年景 服装是不祥之兆,所以靖康这个年号只用了一年。

两宋之际,金人南下,朝廷惶惶不可终日。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,就会追求在短期内享乐。而从朝廷角度,指责 服妖,进而可以借机整顿社会风气,遏则可以作为借口,推卸责任。之后的文人也经常用这样的思路来解释社会现象。

在清朝,官贵子弟流行过乞丐装。近代文人李孟符在京城亲眼见识了一个少年乞丐。这位少年面色黧黑(黑里透黄),袒胸赤足(敞开上衣赤着脚);下身仅着一块鼻裤 就是司马相如穿过的那种大裤衩,长度还不到膝盖,又脏又黑,破破烂烂,几无法遮羞;脚上穿着破旧的草鞋。看这少年的装扮应该是位乞丐帮弟子,但他身边有好多随从,其中竟然还有戴三品冠帽的人。等这位少年玩够之后洗了一把脸,露出白如冠玉的本色,原来是某王府的贝勒。原来,乞丐装在京城贵人中广为流行。后来经过庚子之乱,李孟符顿悟,原来这种服妖是神州陆沉之兆。

其实李孟符说得没错,乞丐打扮确实是清王朝将要覆灭的预兆,只是跟妖魔鬼怪没有关系。任何时尚的流行,都有背后的社会心理支持。



《高逸图》(局部),所绘内容是魏晋时期的 竹林七贤。 视觉中国供图

□ 李任飞

古今中外都存在奇装异服的现象,成因各有差别,但大致都是人追求自由和社会要求秩序之间发生了冲突。不同的国家和文化,对奇装异服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和接受尺度。

东周 礼崩乐坏,出现奇装异服

目前所记载的奇装异服现象,几乎都是在东周以后发生的。

周王朝有《周礼》来规范国家体制和个体行为,曾经有过近四百年的稳定期。在那个时代,《周礼》确实是先进的,但其所倡导的格式化生活,也会逐渐变成对人性的束缚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。于是在各种力量的碰撞消长中,服装层面上也上演了一场 礼崩乐坏 的大戏。

从春秋到战国,一连串的人物以挑战的姿态出现了。比如齐桓公,不以周王朝的红色为尊,毫无顾忌地带动紫服潮流;

比如老子,对《周礼》所倡导的堂皇、尊贵、繁复进行了观念上的颠覆,直言 圣人被褐怀玉。

那个年代,齐灵公的宫女女扮男装,齐景公身穿奇装异服,郑公子戴头戴鹤冠,孔门弟子子路年轻的时候就戴雄鸡冠,楚国大夫屈原甚至自称一辈子喜欢奇服。荀子在《荀子 非相》中提到: 今世俗之乱君,乡曲之儇子,莫不美丽姚冶,奇衣妇饰,血气态度拟于女子。儇子指的是轻薄巧慧的男子,可见当时确有很多男子追求一种细腻柔弱的审美。

奇装异服的问题似乎出在奇异二字: 所谓奇,就是没见过;所谓异,就是跟大多数不同。中国古人的看法却颇为犀利,把奇装异服定义成了政治和天道的叛逆者,于是,如下三种服装会被视作奇装异服。

第一,违背了制度和规定。古代服装等级森严,上级可以向下兼容,但下级绝不能穿上级的服装,否则就是僭越。这种等级表现在款式、色彩、材质、花纹、数量、工艺等各个方面。除等级之外,还有其他关于场合、职业、时辰的复杂规定,

图片新闻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这是一场长达25年的文物回归之路。

11月18日,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,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,今年1月以来,国家文物局与外交、海关等部门紧密合作,历时10个月,成功将流失英国25年的68件走私文物追索回国。

文物抵京后,经专家讨论研究,68件文物中,暂定二级文物3组13件、三级文物30件、一般文物25件,文物质地包括瓷器、陶器、石器、铜器等。文物的时间跨度大,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代;产地分布广,江西、安徽、福建、河南、陕西、河北、贵州等地均有所见;器型丰富,品相较好,精品较多,一些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、艺术和科学价值。

其中,1套8件的唐三彩七星盘,由承盘、6个小杯和1个大杯组成,盘外壁及杯器身施黄、绿、白等釉,釉色鲜亮,七星盘是唐代现实生活的再现,也反映出唐代制陶工艺的高超水平;1组3件小铅釉乐舞俑,红胎、铅釉,能反映汉代低温铅釉技术发展情况,以及汉代音乐舞蹈的内容,在以往的考古出土资料中不多见,尤其成套的陶乐舞俑更加稀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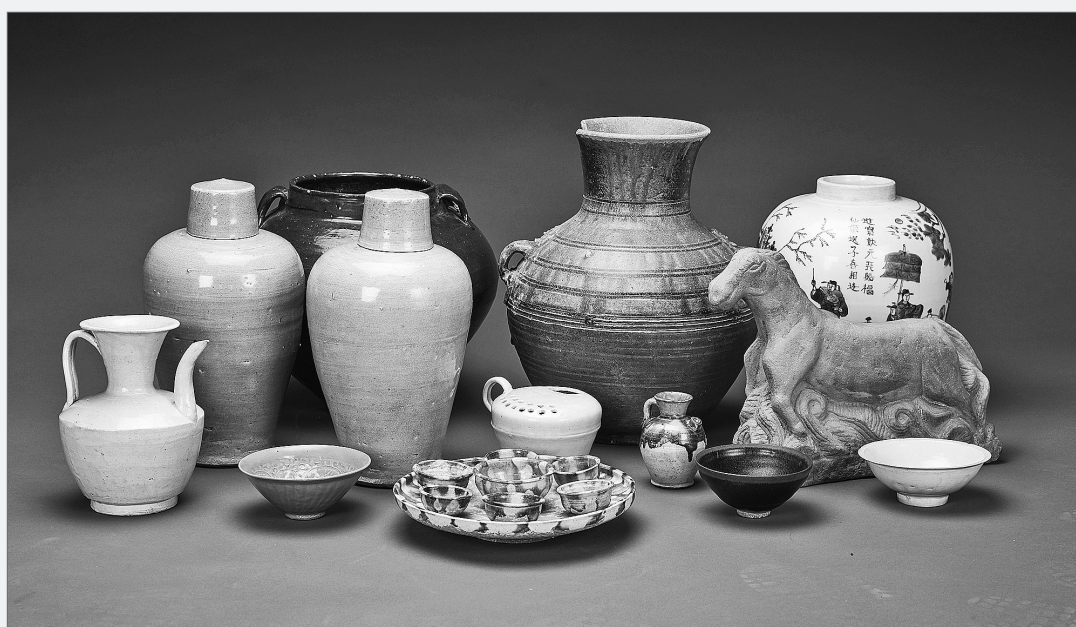
流失英国25年,68件走私文物 回家

早在1995年2月,英警方向我驻英使馆通报,在侦破一起国际文物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疑似中国文物,国家文物局初步鉴定为我国禁止出境文物。当年3月,英警方截获扣押嫌疑人运抵英国的大量文物,国家文物局派员赴英鉴定,确认为走私中国文物。

迫于中方压力,1998年2月,该案两名主要嫌疑人与国家文物局签署归还文物协议书;5月,3000余件返还文物运回北京;8月,该案另一名嫌疑人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和解,归还7件文物。但该案中一名文物购买人拒绝参与协商谈判,涉案文物一直被英警方扣押。

2020年1月,伦敦大都会警察局联系我驻英使馆,告知因购买人去向不明,且扣押时间超过追诉期,该批涉案文物被界定为无主物,主动提出希望将该批文物归还中国政府,国家文物局立即组织重启追索机制。7月29日,我驻英使馆公使衔参赞于芾带队赴英方仓库现场清点,国家文物局最终认定追索文物共68件。10月20日下午,文物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38次航班安全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。

国家文物局在官方网站开设了专题网页,将此次追索回国的文物、追索过程在线展示,为广大社会公众献上文物回归后的 首秀。



部分文物。 首都博物馆 罗征摄



唐代七星盘。 首都博物馆 罗征摄



陶俑。 首都博物馆 罗征摄



11月3日,海关关员文物监管。 国家文物局供图

煮雪烹茶,踏雪寻梅,湖心看雪 古人的玩雪指南

小雪节气已过,多地已经降下初雪。除了堆雪人,还有这些玩法要不要试试?

□ 吴鹏

春观夜樱,夏望繁星,秋赏满月,冬会初雪,历来是古人四时赏心乐事所在。无论是对窗观雪,还是踏雪寻梅,亦或是煮雪烹茶,都给寻常生活平添了无尽风雅趣味。

吟诗弄赋

雪落之时,远山素白,近水素净,文人雅士面对此情此景,自然少不了吟诗弄赋。东晋名士羊孚曾作四言诗《雪赞》,资清以化,秉气以霏,遇象能鲜,即洁成辉,大臣桓胤赞不绝口,手书于扇上。重臣谢安曾于雪夜日内集,召集家族儿女,讨论文艺。言谈之间,俄而雪骤,谢安手指漫天飞雪,问道:白雪纷纷何所似,侄子谢朗脱口而出,撒盐空中差可拟,谢安侄女、才女谢道韞则言,未若柳絮因风起。

吟起西晋左思《招隐诗》。诗云,杖策招隐士,荒涂横古今。岩穴无结构,丘中有鸣琴。白雪停阴冈,丹葩曜阳林。王微之沉吟良久,杯酒过半,忽觉此夜此雪此酒此诗,需有人共赏对饮同吟方为畅快,就想起好友戴逵即戴安道。

戴逵居住在剡县(今浙江绍兴嵊州一带),距离山阴将近200里。如今开车一小时左右的距离,在古代却是山高水长,更何况是雪夜赶路。可王微之不顾道阻且长,当夜便乘小船就之。夜航一宿,方到戴逵门前。正欲敲门,王微之却不前而返,转头即归。有人问其何故如此,王微之回道,吾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。后人评价王微之任性放达,是任诞放浪、不拘形迹的魏晋风度代表,雪夜访戴之举,果不虚此名。

饮酒烹茶

王微之雪夜访戴,期遇而未遇,白居易却是雪还未落时便呼朋唤友。一日傍晚,天色阴沉,一场暮雪正在酝酿。白居易家里的绿蚁酒刚刚酿到最佳时,小泥炉的炉火烧得正旺,嫣红的火苗映照着泡沫浮动的绿蚁。白居易写诗邀好友刘十九前来小饮: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刘十九接诗,想必应会命驾前往,一起围炉对酒,消遣这欲雪的黄昏。

去,暖心暖身。在昨夜吴中雪的天气,李白写诗给好友王十二,忆及当年雪夜二人对饮,豪言 人生飘忽百年内,且须酣畅万古情。

同是雪夜,杜牧的饮酒却多了几分落寞。贬任地方刺史的他,初冬夜饮,借酒消愁,偶求欢,天寒岁暮,秉烛独饮,只有客袖覆霜与烛盘,更觉吊影自伤。唐俊愁愁更愁,只得要酒饕饮,凭栏而立,见砌下梨花一堆雪,不禁慨叹 明年谁此凭栏杆。流转不定,故园情思、仕途不遇、壮志难酬,都在这杯雪酒中了。

北宋初年的一场雪夜对饮,揭开重建一统的序幕。当时宋朝初立,太祖赵匡胤与弟赵光义雪夜访宰相赵普,君臣三人围炉烤肉饮酒,定下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,最终收拾唐末五代分裂的旧山河。

三五好友对雪小酌,自然少不了清茶一杯。据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,诗人才子遇此景则以腊雪煎茶,吟诗咏曲,更唱迭和,雪液清甘涨井泉,自携茶灶就烹煎,古人喜将枝头新雪扫下煮沸调茶。唐朝陆蒙山有诗云 闲来松间坐,看煮松上雪,白居易冷吟霜毛句,闲尝雪水茶,司空图冬夜昏昏欲睡时,中宵茶鼎沸时惊,正是寒窗竹雪明。

但据清代震均《茶说 择水》,雪水味清,然有土气,以洁瓷储之,经年始可饮,所以真正雅雅之人都是取花露上的积雪融化后用罐瓮储存,深埋地下以备来年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中,妙玉就用五年前采集的梅花上落雪给宝玉烹茶。松上雪花,有清

幽木香,梅上落雪,则是别有暗香。明朝高濂《扫雪烹茶玩雪》云,茶以雪烹,味更清冽,不受尘垢,幽人嚼此,足以破寒。

煮雪烹茶,喝的不仅是雪的风情,还有健康。据明朝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,腊雪甘冷无毒,解一切毒,治天行时气瘟疫,对疫情疗效颇佳。一盏雪胜玉泉茶胜芝的雪水茶入肺,一毫无复关心事,不枉人间住百年(陆游《雪后煎茶》)。

踏雪寻梅,湖心看雪

围炉对酌品茗多时,身上不免热气腾腾。有人便会按捺不住,起身推门,踏雪寻梅,看梅花破玉,瑞雪飞瑶。南北朝梁简文帝萧纲有《雪里觅梅花》诗云 绝讶梅花晚,争来雪里窥,北宋欧阳修曾见腊雪初销梅蕊绽,梅雪相和,喜鹊穿花转,南宋张孝祥写梅雪两相依,雪月最相宜,梅雪都清绝,人间奇绝,只有梅花枝上雪。

倘若梅上无雪,便少了几分兴致,南宋女词人朱淑真直言 寄语梅花且宁坐,枝头无雪不堪看。刘克庄甚至批评天公不作业,无梅诗兴阑珊了,无雪梅花冷淡休。懊恼天公堪恨处,不教滕六到南州,只有梅雪相和相依,才能相映成趣,如卢梅坡言,有梅无雪不精神,有雪无诗俗了人。日暮诗成天又雪,与梅并作十分春,清人徐天全亦有诗云,梅开催雪雪催梅,梅雪催人举酒杯。

欧阳修踏雪寻梅,张岱则是雪夜驾舟游湖。明末崇祯五年(1632)十二月,张岱寓

居杭州西湖之畔。恰逢大雪连下三日,湖中人鸟声俱绝。晚上,更定,即八点左右,大雪初歇,云散月出,挂于中天,张岱性之所至,雇一叶孤舟,着蓑衣,拥炉火,独往湖心亭看雪。

舟行湖中,放眼望去,只见雾凇沓沓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,宛若宣纸一张,而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,舟中人两三粒而已,仿如墨痕数道。一幅雪夜西湖的山水卷轴在张岱面前徐徐展开。

深夜不眠,驾舟观雪,已是痴雪之至,却未想雪中更有痴情者。张岱刚到湖心亭,就见亭中已有两人铺好毡席,相对而坐,旁有一小童,烧酒炉正沸。亭中二人见张岱上来,颇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,大喜言道:湖中焉得更有此人,说罢便拉张岱同饮。三人煮酒观雪,张岱强饮三大白。闲话平生,原来二人是金陵南京人氏,亦是客居于此。酒后别过,张岱乘船而归,船家喃喃语曰,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。

有人大宴宾客,有人负重前行

飞雪之日,文人的阳春白雪固然风雅之至,街巷邻里的万家灯火也有颇多情趣。唐人经常以落雪为号,宴请宾客。据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,长安巨豪王元宝,每至冬月大雪之际,令仆夫自家坊巷口扫雪为径路,躬亲立于坊巷前,迎揖宾客,客人到齐后,就本家酒炙宴乐之,为暖寒之会。(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)